尚書卷第五

盤庚上第九　商書　孔氏傳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盤庚治亳殷）民咨胥怨（胥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作盤庚三篇盤庚殷（盤庚殷王名以名篇）盤庚遷于殷（亳之別名）民不適有居（適之也不欲之殷有所居）率籲衆感出矢言（籲和也率和衆感之人出正直之言）曰我王來旣爰宅于茲（我王祖乙此耿爰於也言祖乙已居於此）重我民無盡劉（劉殺也所以遷此重不我民無欲盡殺）

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言民不能相匡以生則當卜考於龜以從曰其如我所行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先王有所服行敬謹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今五邦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今不承古而從是無知天將斷絕其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天將絕命尚無知之況能從先王之業乎若顛木之有由蘖言今往遷都更求昌盛如顛木之有由蘖木有用生蘖

戩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言天其長我命於此新邑不可不從

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言我徒欲如此○盤庚斁于民曰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斁教也教民使用汝臣下也在位之命用常故事正其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言無有敢伏匿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戒朝臣○王命衆悉至于庭朝廷衆臣以下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以法教汝猷黠汝乃心無傲從康謀退汝遠上之心無傲慢從己所安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先王謀任久老風人共治其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布告人以所修之政不匿其指王用丕欽

罔有逸言民用丕變王用大敬其政教無有逸豫之言民用大變從化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聒聒無知之貌起信險膚使之言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暢予一人予若觀火我之發此德汝不從我命所含惡德但不畏懼我耳我視汝情如視火予亦拙謀作乃逸逸過也我不威脅汝徒是我拙謀成汝過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紊亂也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紊之順上當如綱在綱各有條理而不亂也農勤穡則有秋下承上則有福汝克黜乃心施

實德于民至于婚友汝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汝羣臣能退汝違上之心施實德於民至于
婚姻僚友則我大乃敢言汝有積德之臣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
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戎大昏強越於也言
不敬徒則是不畏大
毒於遠近邇惰之農苟自安逸
不強作勞於田畝則黍稷無所有汝不和言
于百姓惟汝自生毒責公卿不能和衆
百官是自生毒害
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言汝不相率非
徒是爲敗禍姦宄
宄以自災之道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

及羣臣不欲徙是先惡於民恫痛也不徙則禍毒在汝身徒奉持所痛而悔之則於身無及

相時險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

刓予制乃短長之命言險利小民尚相顧觀於箴誨恐其發動有過口

之患況我制汝死生之命而汝不相教從我是不若小民汝曷弗告朕而

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曷何也責其不以情告上而相恐動以浮言不徒恐汝沈溺於衆有禍害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

猶可撲滅火炎不可嚮近尚可撲滅浮言不可信用尚可刑戮絕之則惟

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我刑戮汝非我咎也靖謀也是汝自

爲非謀所致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厘任古賢言人貴舊器之新貴新汝不從是不貴舊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言古之君臣相與同勞逸子孫所宜法之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選數也言我世世數汝功勤不掩蔽汝善是我惠於汝茲予大享予克主爾祖其從與享之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也所以不掩汝善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善自作福惡自作災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我從汝善惡而報之予告汝于

難若射之有志（告汝行事之難當如射之有準志心中所志乃善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不從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盤庚勑臣下各思長於其居勉盡心出力聽從遷徙之謀）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言遠近諸之如一罪以懲之使勿犯伐去厥死道德以明之使勸慕競為善）邦之臧惟汝衆有善則衆臣之功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佚失也是已失政之罰異已之義）凡爾衆其惟致告（致我臧告汝衆）自今至于

後日各恭爾事齋乃位度乃口（奉其職事正厥位以法度居汝口勿浮言）罰及爾身弗可悔（不從我謀罰及汝身雖悔何及乎）

盤庚中第十　商書　孔氏傳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爲此南渡河之法用民徙）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話善言民不循教發善言大告用誠）亶其有衆（亶信也衆皆至）咸造勿（造至也）褻在王庭（王庭無褻慢）盤庚乃登進厥民（升進命）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荒廢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 言我先世賢君無不承安民而恤之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浮行也少以不行於天時者言皆行天時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我殷家於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徙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其所爲視民有利則用徙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 古君先王之聞謂遷事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今我 法先王惟民之承故承汝使汝徙汝令比惟與汝共喜安非謂汝有惡徒汝令比近於刑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

志言我順和懷此新邑欲利汝衆故大徙其志而從之今予將試以汝
遷安定厥邦試用汝不憂朕心之攸困攸困所困也困不順上命
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恍動予一人汝皆大不
布腹心敷念以誠感動我是汝不盡忠爾惟自鞠自苦鞠窮也言汝為
臣不忠自取窮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言不徙之害如舟在
水中流手波臭其所載物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
稽自怒曷瘳汝忠誠不屬連古曰不發徙相與沉溺予考之先王禍亦至自怒
何瘳乎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詭勸憂汝不謀長久之

計思汝不徒之災荀不
敬徒是大勸憂之道今其有今罔後汝何
生在上言不徒思後計汝何得
久生在人上禍將及汝今予命汝一
無起穢以自臭我一心命汝汝違我是自臭
敗恐人倚乃身
迂乃心言汝既不敬徒又為
他人所誤倚曲迂降予迓續乃命于
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迓迎也言我徒敬
迎續汝命于天豈
以威脅汝乎用
奉畜汝衆哀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
丕克羞爾用懷爾然言我亦法湯大能進勞
汝以義懷汝心而汝違
我是汝反先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

曰曷虐朕民 崇重也今既夫政而陳久於此而不能湯必大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爲虐我民而不徂孚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不進進謀同心徒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信非但罪我亦將及罪汝幼孫盤庚自謂比同心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湯有明德在天見汝情亦下罰汝汝悉能遵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勞之共治人言無離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戕殘也汝共我治民有殘人之心而不發從是反父祖之行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

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言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今汝不恵汝父祖必斷絶棄汝命不救汝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亂治也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父祖不念盡忠但念貝玉而已言其貪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言汝父祖見汝貪而不忠必大乃告湯曰作大刑於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言汝父祖開道湯大重下不書以罰汝陳忠孝之義以督之嗚呼今予告汝不易凡所言皆不易之事永敬大恤勿替敬我言大憂行之無背絶遠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與絶遠棄廢之汝分猷念以

相從各設中于乃心羣臣當分明相與謀念和以相從各設中正於汝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顛隕越墜也不恭不奉上命暫遇入而劫奪之爲姦於外爲宄於內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劓割也育長也言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自今已往進進於善我用以汝徙長立汝家鄉大夫稱等

盤庚下第十一　商書　孔氏傳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定其所居正
郊廟朝社之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安於有衆戒無戲怠
勉立我大教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
志布心腹言輸誠於百官以告庇罰爾衆爾無共怒協比
讒言予一人羣臣前有此過今我故禁其後
七歳又
不罪汝汝勿共怒我合比凶人
妄言而○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言以遷徙多大
前人之功美
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從之必依山
險無城
郭之勞下去凶惡之德立嘉功於我國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

有定極（水泉沉溺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今徙以爲之極）爾謂朕昌震動萬民以遷（言皆不思其本心）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以徙故天將下復湯德治理於我家上）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言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長居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沖童童幼也靈善也非廢謂不至靈善也弔至用其善）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弔至靈善也非廢謂不至靈善也弔至用其善）動厥謀於衆至用其善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宏大也賁大也君臣用謀不敢違卜用大此遷都大業）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國伯二伯及州牧也衆長公卿也言當庶幾相

隱括共爲善政予亦懋簡相爾念敬我衆簡大相助也勉大助之汝念敬我衆民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有任也我不任貪貨之人敢奉用進進於善者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者則我式序而敬之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祀進告沒之後順於汝心與以情告我無敢有不敬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無總貨寶以求位當進進皆自用功德式敷民德永肩一心用布示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

孔氏傳

高宗夢得說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
尊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其名曰
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使百官以所
夢之形象經
營求之於外野得之於傅巖之谿作說命三篇命說爲相使攝政說
命始求得而命之王宅憂亮陰三祀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
既免喪其惟弗言除喪猶不言政群臣咸諫于王曰
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知事則爲明智明智則能
制作法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天下待令百官仰法王
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稟受令亦命也王庸

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
故弗言臣下怪之故作誥類善也我恭默
正四方恐德不善此故不言
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夢天與我輔
弼良佐將代天工
我言政教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
審所夢之人刻
其形象以四方旁求之於民間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傅氏之巖在虞
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
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刑之以供食
肖似所似夢之形乎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於是禮命立以
為相使在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言當納諫誨直

辭又輔我德若金用汝作礪鐵須礪以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渡大水待舟楫若歲太旱用汝作霖雨霖三日雨霖以救旱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開汝心以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啟其出切言以自警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跣必視地足乃無害惟暨言啟使為已視聽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與汝並官皆當倡率無不同心以匡正汝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言匡正君汝君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蹤以安天下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敬我是命修其職使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言木以繩直君以諫明后克聖臣不命其承君能受諫則臣不待命其承意而諫之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言王如此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而諫者乎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孔氏傳

惟說命總百官在冢宰之任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

師長言立君臣上下將疎爲治之本故先舉其始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立君之主使治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憲法也言聖王法天以立教臣敬順而奉之民以從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甲鎧胄兜鍪也言不可輕教令驕用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言服不可加非其人兵不可任非其戈惟干戈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言王戒慎此四事信能明政乃無不美惟治亂在庶官言官得人則治失人則亂官不及私昵惟真能不加私昵惟是官

爵罔及惡德惟其賢言非賢不爵時慮善以動動惟厥時非善非時不可動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雖天子亦必議以得之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事事非一事無啓寵納侮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無恥過作非恥過誤而文之遠大非惟厥修居政事惟醇其所居行皆如所言則王之政事醇粹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祭不欽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高宗之祀特豐數近廟故說因以戒之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旨美也美其所

言皆可服行乃不良于言于岡閒于行汝若不善所行則我無聞於所行之事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言知之易行之難以勉高宗王恍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王心誠不以行之爲難則信合於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王能行善而說不言則有其咎罪

說命下第十四　商書　孔氏傳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學先王之道甘盤殷賢臣有道德者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既學而平居遯居

田野河洲也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自河祖亳暗厥終罔顯自河往居亳與今其終故遂無顯明之德爾惟訓于朕志言汝當教訓於我使我志通達若作酒醴爾惟麴糵酒醴須麴糵以成亦言我須汝以成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鹽鹹梅醋羹須鹹醋以和之爾交修予罔予弃予惟克邁乃訓交非一ツ之義邁行也言我能行汝教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王者求多聞以立事學於古訓乃有所得惠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世非說所聞言無是道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遜志務是敏厥修本又作懿）
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信懷此學志則惟道積於身）
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斆教也教然後知困學半終始常念學其德之修無能自覺）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愆過也視先王成法其長無過其惟學勑）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言王能志學說亦用能敬承王志廣招俊乂使列于庶位）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風教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教）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昔先王保衡作我先王（保衡伊尹也作起正長也言先世長官之臣）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不他達反）撻于市故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伊尹見不能其所則以此道左右成湯功至大天）

（撻于市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則恥之若見撻于市）

（恥能及者）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伊尹幾明安我事則與伊尹同美）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言君須賢治賢須君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能繼汝君於先王長安也民則汝悉有保衡之功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對答也答受美命而稱揚之

高宗肜日第十五　商書　孔氏傳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升去聲鼎耳不聰之異雊鳴也）

祖己訓諸王（紀賢臣也以訓道諫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肜祭之明日又祭繹也殷曰肜周曰繹）

以訓也士高宗肜日越有雊雉（於肜日有雉異）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言至道之王遭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乃訓于王曰惟天監

下民典厥義祖已既言遂以溝訓諫王降年
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言天之下降之年與民有
義者長無義者不長非天啟民自不修義以致絕命民有不若德不
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不順德言無義不收
罪不改修天已信命
正其德誥有不永有永乃曰其如台祖已怨王不受其
言故乃復內天之道
其如我所言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
于昵胤嗣昵近也數以感王入其信王者主
祖民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胤常也祭
祀有常不當特豐於近昵廟欲王因是服罪改修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書　孫氏傳

殷始咎周（咎惡）周人乘黎（乘勝也所以見惡）祖伊恐（祖已）奔告于受（受紂也音紂亂帝乙之子嗣立暴虐無道）作西伯戡黎（戡亦勝也）西伯既戡黎（近王圻之諸侯）黎（在上黨東北）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訖終也）命（言今又克有黎國迫近王圻故知天已畢訖殷之王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至人以人將化爲周）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

用自絶非先祖不助子孫以生逸豫怠用自絶於先王故天弃我
不有康食不震天性不迪率典以紂自絶於先王故天亦
棄之宗廟不有安食於天下而王不度知天性命所在而所行不循常法言多罪今
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
王其如台摯至也民無不欲王之亡言天何不至王之凶害
其如我所言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言我生有壽命在天民之所言豈能害我遂惡之辭祖伊反曰嗚呼乃
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反報紂也言殷罪惡衆多參列

於上天天誅罰汝汝能
責命于天指天誅我殷之即喪指乃功不
無戮于爾邦言殷之就亡指汝功事所致汝
不得無死戮於殷國必將滅亡
五在可
待

微子第十七

商書

孔氏傳

殷既錯天命也錯亂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師告而
去討微子微圻內國名子爵討卿士去無道微子若曰父師少
師父師大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于微子以討陳諫知其必亡順其事而言之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或有也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將必亡

我祖厎遂陳于上（言湯致其功陳列於上世）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我紂也沈湎酒用亂敗湯德於後世）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草野竊盜又爲姦宄於外內）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六典士相師效爲非法）乂民鮮克由艾（乂治由用艾相）商王士用乃祖乃父（商王士所以亂小人各起一方共爲敵讎言不和同）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淪沒也言殷將沒亡如涉大水無涯際無所依就）殷遂喪越至于今（言遂喪亡於是至於今到不待久）曰父師少師我其

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我念殷邑亡發狂在家耄亂故留遯出
於荒野言愁悶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沒指於意
告我殷邦顛隕隮墜之何其救之父師若曰王子比干不見
墜如之何其救之父師若曰王子比干不見工明心同省
文微子帝乙元子故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
于酒天生紂為亂是天毒下災四方化紂沉湎不可如何乃罔畏畏啡
其耇長舊有位人言起沈湎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違戾耇老之長
致仕之賢不用其教誨紂故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
牲用以容將食無災自來物取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牲牛羊豕曰

牲器實日用盜天地宗廟牲用相
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降監殷民
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下視殷民所用治者皆重賦傷民斂聚怨
讎之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召敵讎不懈怠罪合于一多脩罔詔言殷
民上下有罪皆合於一法紂故使民多脩病而紹救之者商今其有災
我興受其敗災滅在近我超受其敗言宗室大臣義不忍去商其淪
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商其沒亡我二人無所爲臣僕
欲以死諫紂紂我義王子出告放遁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
乃顛隮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帝乙不肯病不得立則宜爲殷

後者子今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各自謀行其志人自獻達先王以不失道我不顧行遯言將俱死所執各異皆歸於仁明君子之道出處默語非一途

尚書卷第五

經二千六百九十八字
注四千八十六字